

永樂大典

卷七千二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四十一

一九八六

堂

堂名二十六

金
人
堂

松江志堂在郡治西偏。宋政和間，姚舜明爲邑撫民，畫於以元豐元符斷獄制書揭之獄。乾道八年，令陳月山始移

置堂之中。榜曰盡心。取夫子所謂刑者制也。制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之急。後葉如英改曰琴堂。今在郡治江州志彭澤縣城有盡心堂。在無倦右元一統志堂。一在河南府登封縣治。縣令管景文建。李鳴方叔為之記。一在嘉定府龍游縣提刑司。王休林憲節以一路渠堰源流鍾瀆及西南夷邊寨堡障道里斥堠。繪之壁間。與地紀勝。堂一在遂寧府潛臺。一在隆興府司理廳。汪藻為之記。今堂廢碑存。咸淳毗陵志。堂在晉陵縣治廳後。丙寅太末晦。大金集盡心堂記。予交范伯榮。始仕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藉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囂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榮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健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為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為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意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宗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為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垂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遂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識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為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宗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孚於上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書矣。伯宗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況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

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於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記。楊誠齋集。盡心堂記。

鄆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聲。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冕弁。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凜。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檢法官張君灑。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拔奇華流。登踐世科。距美績聞。方當聖上。体天大德。蹈舜奸生。好選膚使。桂林唐公爲詳刑使者。又差擇語掾如君者。以賓贊之。而諫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沐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解久敵。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閣其上而堂其下。扁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剗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書謁記於萬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還願一就先生之下。風而亡跡。然幸與先生之李子爲僚於斯。將有所謂志同氣合。川沐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請於斯。斯室也。斯名也。瀛竊願學於剗成之君子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易之中乎。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

權而持祿也。如其思之不當。曰上之人則說矣。罰一盜及彼。何辜哉。已之訊已爾。情偽若是。隱伏若是。一不獲。則極鞭撻以求之。曰勿違予巧。是蔽於恃智而任威也。如其思之不當。曰古之五聽。搔掠不及。雖得之猶刑宥者三。矧夫輕慮索厚楚毒而期於必從哉。獄無顯闇。一切委吏治。既具則擿文以覆之。囚唯則已。不暇更端以窮未究。曰恐擾乃事。是蔽於責成而偷安也。如其思之不當。曰神則不勞。柰何辨曲直於斷剖之後哉。憲有是蔽者。非天恩之也不竭。所有而致然也。故曰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耳。驟治獄之三月。以來偏舊堂。易朽光破。爲燕息之地。朝夕從事。退得所止。以思以學。唯恐及蔽。且生與人同。善亦與人同。雖未能淑問如咎繇。豈不能克吾之善。以守吾職。使國土之人。自以為不寃邪。進不進不度乎外。豈不能一吾守而保無愧於屋漏邪。蓋不病不能。病不盡焉耳。傳曰。刑者。罰也。罰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取茲言名茲堂。且爲之記。以自發云。嘉祐三年正月十日記。李端叔濟南集盡心堂記。一人之心。與夫十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不然。不然可不可者。無或有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

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四十

三

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悃愞之誠。持之以龜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自謂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楊翟管景文爲登封大夫。爲政眷月。境內稱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述其治効。當得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傅所謂刑者。罰也。罰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願治者歟。民嚴罪罟。既陷刑辟。折楊狴犴之間。微纏蠶楚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己。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己者。徇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洗垢求疵。傳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知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平。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鬻獄。惟貨爲求。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爲不冤。奪之者。沒齒而無怨。何可得乎。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其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宣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庫充牋。無追胥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嘆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識至悉。心之所知。皆爲之。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〇

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為令者亦當然。不惟為今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贊皇李鴈為之記。汪藻浮溪集洪州右獄盡心堂記。世稱臯陶以刑事辨。其後封於臯。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為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逮。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季路。泉衿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斯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疎舉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挈令輕重。訊報羨書。不以譖更。平反決獄。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斬廢囚。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制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為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至。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捶楚之下。何求而不

性也。性乃心也。施於有為而應物者利也。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而益子亦曰萬物皆備於我。豈有異道哉。由此言之。則凡所謂盡心者。皆可名之。姑以二子所問者釋焉。至於千變萬化。理亦一致。又豈止於盡心而已耶。東郡志白馬縣畫心堂。攝白馬事。孟防築為鞠獄之所。郡官李升為作記。兼同郡官吳持安題于記后。君子之於事。無所不盡心。而古人獨於刑。曰。一成而不可舉。故君子畫心焉。則知刑尤在所慎。以堯為君。皋陶作士。可以謂天下無冤民矣。而猶勸戒曰。欽哉惟刑舜。亦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以天下言之。則事之不可忽者固有甚於獄官。隨事緩急而為之。應者不一。或失之詳。或失於略。其悔可以復追。其過可以自新者。有之。不害為君子。至於刑獄。一成則失於俄頃。而終身負愧。遂至於無可奈何者。不可勝數。此不獨有識者皆知。雖塗人亦莫不然。及乎一起為士。則或狃於勢利。或奪於憎愛。或倚法以削。或傍緣作弊。在可緩而急。當所先而後。百姓始受敝矣。其極也。則又有鑿空以求寶。刺骨以求深。原其初心。豈果樂於殺人哉。厚於為己而已。故前世如于定國丙吉之類。號為有陰德。往往福及數世之子孫。自漢以來。名臣以治獄多顯者。史不絕書。故士大夫益以陰德為可尚。而不知福。豈有陰陽哉。特内外之異爾。故曰明則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五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者陽也。幽者陰也。事見乎明。道藏於幽。體道故無近功。立事故多後悔。是以有得於內者必忘諸外。施德於陰者必失於陽。雖遲速遠近不同。其為有得則一也。故先登陷陣。斬將搴旗。蒙被矢石。不避。陽火。世必以為名將。而見忌於道家。陰謀密計。以身徇物。疲精慘思。晝夜不得休息。世必以為名臣。而不免有陰禍。此非得于外而忘諸內之勁歟。世固有教朴樂易。靖其持重。所至無赫赫之譽。為一時所賤。簡而福履之盛。至於累世。或權傾鰲鷹。抑情寡欲。忍辱含垢。視之若無能。世所謂吉祥善事者。具享之。此非失於陽。則得於陰之勁歟。故莊子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可謂知言矣。自非中智以上。是非而忘則未始不以得失為意。使知其終必有一得。則孰肯自蹈於不測之淵。惟其操之不固。恐兩失之。故謂近利為可得以。冥冥為可欺。此前世酷吏。所以自投於死地而不悔也。夫以須臾之不患。而受報無窮。則向所謂得者。不足以補所失。忘目前之患。而福獲及於後昆。則今之所謂忘者。不足以喪吾存。如是則其進非得也。其退非忘也。雖利非福也。雖害無傷也。在我所擇而已矣。白馬於滑屬邑中。號為難治。孟君攝事數月。囹圄屢空。一境遂以無事。暇日營堂於屋之西。為鞠獄之所。且以畫心名其堂。郡官李升喜而

爲之記 余既得與孟君從事其始也特知其有才及見其不以細故事外爲患慨然有哀矜庶獄之意猶以爲未也。又爲堂以表之朝夕觀焉然後又知孟君所存在此而不在彼誠能慎終如始則陰德无可量也。樂爲道之。雖然孟君之去有時來者無窮入其門升其堂視其榜由是以思必有一得雖有外物將不能奉吾將見一邑之民柱者得直寃者獲伸則流澤之遠也。豈止五世而已哉乃書于記後元祐元年八月九日吳安持題

彦約昌谷集盡心堂賦壬子爲同官張汝器司理作晉中軍司馬之胄裔兮漢持平廷尉之雲孫嘉阿懷其至寶兮相金玉而器與璫激清素之場圓兮折道德使爲藩壁揭車檄兮宅仁里而入禮門展肅肅穆穆威儀抑抑兮姪赫輝煌粲其有文出王游行上帝鑒觀兮震動懸珠頽履而聞行紛總總有此衆房兮又伸之以中正於是乎以決曹參軍事也。廼新聞然之所居風雨此其攸降兮鳥鼠此其攸去非不能聲鶴鼓翼橐橐闢闔兮。垂牋而丹塗。巷吾法乎前脩兮表世俗之無穢。惟職恩於盡心兮率前聖之格言。戴氏舉以明刑兮謂一成而不可變。彼泉事必即天倫兮自往昔而固然。隣上下於手兮寘莫見勿暎乎震耀殺戮而無見。雖鞭朴不可弛於家兮矧邦典其持重胡寧熙熙于狴犴兮失德而歛怨懿堯舜之畫

木兮雜裾屨與須縫。彼何人斯兮炮烙斷渉而剖賢。卑閭儼而淑問兮曰帝德之罔愆客秦人凝脂以客兮救大揚沸任以武健。相司冠圜土不虧體以刑人兮慮生齒之不繁豈錫項截舌爪甲以捨地兮內深刺骨而外寬。真人約法於灞上兮痛刀鉞鑽鑿之已殘不數世改此度兮鷹擊毛摶而虎冠歸死囚四百之獄兮歌七德無所憇。未再世而孽后兮揩骨燭月張罪罟以羅元元慨末世之溷濁兮掇糞壤以充韓匪其心之不盡兮顧西欲遁蜀而東之。仰先哲之墓訓兮歸未師而有餘。皇揆予于初度兮好懿德而秉彝允孺子休揚側隱兮念入井之無棄滿堂飲酒以爲樂兮。愚思乾坤之稱父母兮豈知化窮神則善述事而繼志忽一念之或差兮。將政刑德禮錯行而逆施兮服弁於畫地剗木兮。矧撓拳係累而剗舞吏示牘背以爲貴兮幾置辭之不知勤嘗矜百萬軍猶若茲兮又况幼弱老耄兮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及盜不抵罪。與鵠氏既失厥官兮金天氏泯其美意衆蒙然得以文致其說兮。謂擇吻摩牙之可恃。彼傳生議於所欲活

予所欲陷則予死比且上觀下獲以取媚於時好予頗轉蘆之擅鬼米
納鑿之不相入予固馬足以稱大君子之門。有是心而弗能盡予疾痛疴
痒亦不切於吾身善乎龍眠之論。予能自拔也而後扶人。思余躬之博大
予寄審克於方寸彼桃森之肇允予遽雄鳥之拚飛回盪飯而參殺人予
匪余行之可迷不倚榜掠以事上予御士師三黜其猶未悔駁之哉。欲明
辨而力行予又特博學切問而近思。汪彦章詩畫心堂爲張丞相題

林岳巖天下無下有萬項之重湖。群山奇變水清鴻紫氣合杳來中區。飛
公扶持宇宙了天與此境爲公娛。煙雲冲融几席上幻出百態供朝晡。那
知公亦寓焉耳。胸中烟炯如水壺。平生忠孝心鐵石。不磨要與茲山俱。向
來卜築營草木。汲汲可嗟平泉愚。何如坐以眼爲界。卷藏雲夢在衡巫。主
云古今不相及。今見謝傅東山圖。史蓮峯先生家集曲士懷軒裳。銖寸較
得失。絳戰寵辱矛盾相撞撲。大方惟達人。天遊寄虛室。卷舒懷由已。出
處要無必時來作砭針。一起當癱疾。時去牧龍蛇。夭矯自超逸。隱見了無
礙。妙迹那可詰。我公天人姿。宿有補天術。心宜盡心理。心靜與天一。當平
風雨會。黃道賓出自。乾坤方瘞瘞。登炭火憂恤神鋒指幽然。荀領將斧鑽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七

正心堂

江州志郡通判廳右有正心堂王述建初名吏

世數有長消。恩恩謝替報歸來。卧林載道自無伸屈。慶堂示餘彥。親洒銀
筆述鄉遠。鄰人斤千載斬妙質。定應山水觀中與胃趣區。仰看衡雲飛。雲
靜山翠。瘴浦湘流水。舟楫空蕩漾。可憐天東北。狼煙暗鬱律。神州見蒼
莽。悲風爲蕭瑟。再拜願有期。謹繪勿輞。鬱天心酌民言。公再調閩寶。風霆
驅八荒。遊戲須一出。

存心堂

江州志通判廳左有存心堂劉之銘灌川楊子忠往歲徙居城北。取大學

先正其心之義以名堂。未嘗與時遷也。余別子忠三十餘年。子忠求余記
之。未報也。而爲銘之。銘曰。心本中虛。在易爲離。曰離乎正。非有它岐。譬
諸北辰。居所不動。正一而已。宰制六用。不得其正。七情所移。匪心則然。不
遠復之。利欲紛紜。汨喪物則語以格言。匪笑而惑。我友楊君。家學靡忘。於
衆笑時。揭名斯堂。昔者黨禍先生。實與灌川先生也。邇年僞論。予乃弗
顧。德與君游三十載。餘我實愛君。不變厥初。傷者幸今。共由大道。我銘予
室。可與俱老。

鎮江志通判南廳在縣門外之西。堂曰存心。林中
陽印楊應善。初建取程此公語爲扁。師坦姚公布得爲記。漕使陸公景忠
書。丹陽齋劉公震孫鐵菴楊公應已科舉李公伯王皆烏銘之。姚希得記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〇

令古子男國定生百里位雖未公卿心苟在馬驛之水流斯爲川惡知其不澤物邪。上元爲建鄭赤縣近市不鬻治所西偏舊有堂扁曰存愛蓋取純公程子存心愛物之語。歲久屋圯。凜焉將壓景定三年臨邛楊君應善蒞事未暮月。拂紛圮垢。故以新易名存心。其義一也。廣庭闢其前方沼疏其後生者樂意可玩可適。齋心蒸興與神明對。景前脩之法言。儼函文其如立。昔純公主是薄且攝是邑。均田塞隄。脯龍折茅。載諸傳記。皆仁者之爲。與時嘗於今宰生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其言愛物濟人。謂一命之士。皆當以此存心。博哉仁言乎。楊君肺賢志可尚已。堂成屬記於予。予曰。虛靈之府。萬善皆具。寂然不動之時。與天地萬物爲一。苟能廣而充之。其仁不可勝用。仁人心也。心主是則仁。不主是則欲。去仁存欲。富貴所克訛也。嗜好所濟囉也。夜氣不精。亡者幾何。聖賢論存與不存。惟於多欲寡欲。上秤亭分數。蓋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油然而生者皆仁矣。今夫百里之官。夫豈念不及民。而常苦於簿書期會之不給。由是狀邑曰難。目邑曰債。敝精神竭智力。濟斯已矣。償斯已矣。終更而去之。無異釋重荷厥或告之曰。民胞物與也。徒有蹙然而已。嗚呼。聖門仕學發於今宰乎觀。千室之邑。民社之寄。蒲之三善。武城之學愛。隨試輒故。壹是心法。縣雖刺。頃吾所

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

八

存之何若。純公聖賢者流。豈欺我哉。後之登斯堂者。所貴乎體公名言。充我實踐。其毋曰力不足也。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兼權淮西總領姚布得譏。朝議大夫集英殿脩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陸景思書丹并題。蓋通直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寧兵軍正賜緋魚袋楊應善立石刻。農孫銘。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明道先生程純公語也。先生嘗以上元簿正攝令。後人因摘存愛二字以名堂。歲久頽圯。臨邛楊應善來爲邑。始撤而新之。小易其名爲存心。屬劉震孫書之。且述先生之旨以爲銘。銘曰。孰爲人心。心弓即仁。其端則愛。其德曰生。聖人以此守位。君子以此喪人。士自一命。皆可及民。惟今之職。於民尤親。苟存心於愛物。知公殊而理均。疾痛痒癆。舉切吾身。賦歛必薄。徭役必輕。刑罰必省。幽枉必伸。姦賊必去。困窮必矜。皆此念之流布。貫四時而常春。一息間斷私欲外乘。已與物隔。如越視秦。野有餓殍。里有呻吟。睹之不見。聽之不聞。作於其政。毒流害深。剝床及膚。戕葉至根。虎豹不爲猛蝮。虺不足驚。彼同胞且弗卹。而況於洿池之罔罟。山林之斧斤。此仁與不仁之異。而存與不存之分。今登斯堂。其輝嘉名。純公在前。毋或闕心。楊應善已銘。奉稽問論。

者謂今宰受地百里。古公侯之國。今受辱役於郡若鄙。不得與判司小吏比。凡郡若鄙之府史胥徒。皆得辱縣令宰士大夫百方巧計爭避於今宰。國家百方立法追逼為今宰。有不為今宰或為之而逋其歲月大吏得交効之必使為今宰而已。蓋數十年前已如此。今取之殆無以異而加難焉。吾弟應善志元以大帥尚書姚公之辟出宰上元公聰明惠愛視郡邑如家待察屬如子弟凡今宰所難不以為病縣治舊有堂曰存愛實用程純公語歲久頽圯撤而新之更扁存心公為之記予語志元是心所以能存其存者抑有跡也為之銘曰。方寸之運。虛明公溥。六合可繙。操之而存舉斯加彼。善推所為。古之從仕。志於行己。位無崇卑。吾心所及。吾力未逮。惟物忘之。有惻于中。爾病予恫。為櫻渴飢。須臾不存。痺痛莫圖。杞魯瘠肥。彼參毗子夷言躋行。謂心可欺。而狼疾人。自謂勿能。則亦勿思。河南夫子。樂顏之樂。自任則伊。與物為春。視民如傷。內恕所推。仁義之言。式穀多士。為百世師。李也。學製肇新斯堂。景行前規。嗟惟宰邑。展布之難。莫甚今時。星符羽檄。繚緣保障。心勦力疲。簿書昧目。敲榜犯慮。所存義希。不遇其長。弗獲乎上。民不可治。堂堂橫翁。威風大體。忠信惠慈。李也何幸。祇若教條。二天我私。公非爾私。絜矩之學。百辟表儀。李吾語汝。勿替此心。念茲在茲。宋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九

黃棠漁山集存心堂詩 寄題存心堂因簡正仲運便 有樂不在物。況當仕而優。外驚乃自苦。作德能日休。身計苟未適。安能為道謀。基址更所寓。得地東南隈。經營喜宋子。闡輝嘉毛侯。紛黓落寂境。蒸鬱回素秋。事少德機靜。風微花信幽。林梢鳥相應。日閒綠自遊。中發靈臺光。下照鹿池流。神怡况味遠。意虛才智周。真見造不滅。妄想降無求。所示良可助。所超安可驕。○存心堂記見示會合果有道。寧復嗟阻脩。國朝胡擣隱集記君子之務於存心者何也。蓋心者性之郛郭。其趨之為四德。發之為七情。皆心之所統。故心之能存。則性得其養。情無所縱。而後為成德之君子焉。清江黃氏遜志之令子曰。子範為郡庠上舍生。名其燕處之堂曰存心。因某氏斬余為斯堂之記。於是記之曰。為學而存心者一也。而心之所存者非一也。存心以敬。主一無適。必常收歛。必常惺惺。故曰一也。四端發見。木穀一默。必以其時。是亦仁也。存心於義乎。義莫大於敬其長。小而一毫不妄乎。一毫不妄取。是亦義也。存心於禮乎。禮之大者在安上治民。小而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亦為禮也。存心於智乎。智之大者在窮神知化。小而識昆蟲之變化。辨草木之華實。亦為智也。嗟夫。心雖方寸之微。而包

括天下之理。君子欲是心之存，非徒寂然而不動，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之觴躬，以之樹默爲忠，爲孝，成繩於心。子範將歸郡學而升之，成均薦之，春官其筮仕有日，故告之以是云。

清心堂

建康志堂在府治設廳後。即經武堂舊基。紹興十二年。葉公夢得建岳陽

志。趙侯汝歸所建。在新治設廳之西。江州志瑞昌縣有清心堂。在廳東。廖公輔記。京鐘建龍泉縣志堂在廳後。邑人郭勁記。今重新脩葺蘇州府志堂在崑山縣治南。知縣葉子強建初名讀書堂。後人改今名。毗陵志堂在宜興縣廳西偏。舊名悅堂。政和初邑宰王師復重脩。方易今名。李白贈三從姪宰義興詩云。琴堂向山開。乃今之正寢。非遊息之地也。輿地紀勝堂在漢州倅廳。文同與可爲倅日造湖州續三陽志。潮州郡治太守之廳事。由儀門東偏以入公堂之後。北曰清心堂。實燕寢之室。潮州圖經志堂在州治治事廳之後。游侯義肅重建東陽志堂在蘭溪縣廳後。清漳志堂在漳州府。寶慶丁亥倅黃宦作自爲記。恬軒趙雄畫其畧云。高而非華。簡而非陋。纖塵不到。真趣自如。文書希有。鴈驚休退。宴坐靜觀。恬然有得。宜春志在虛舟之後。郡守沈昭遠立臨汀志堂在福建道院之左。有樓曰覽勝。郡守朱公詵緣焉。詩云。千里有餘月。一堂聊賞心。庭虛延遠吹。簷散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十

受繁陰。休吏簾初下。忘懷機自沉。人間足塵土。無路到清襟。溫州府志堂在小廳東。取御製文臣七條第一條名之。太守領客居是堂。新江志郡城東三里。通湖之上。侍郎矩齋張頴茂。總清園內。有清心清白二堂。韶州府曲江志。郡公司中慶堂。左曰清心堂。不存。鄱陽志堂在安仁縣治之東。紹興二十七年李彬建。舊名畫室。又名雙清。四明志堂在芙蓉堂之西。宋隆興癸未。守趙子瀟建赤城志堂在黃巖縣民和堂後。舊名清畏。紹興二十二年令楊輝建。三十二年令胡璉改名清軒。嘉定二年令劉胄孫更今名。初。林方言。紀李賦詩有所貴知我布。已及魚與豚之句。達謂清固不當求人知。亦不必人知。遂去其字。直揭曰清心。尉鄭伯熊詩云。樹蕙餘百畝。藝蘭當路岐。清風一披拂。香氣無不之。紓爲楚縗佩。辱我幽靜姿。小草生澗底。雨露無恩私。不入兒女玩。歲晚得目持。所以古君子。清德畏人知。溫州志堂舊在府治小廳東。楊守蟠詩云。前後坐亭上。飲水皆自持。其間賢婢不使纖塵染。几席寧容俗客同。夜榻卧看池上月。晚吟聽竹間風。此心所得無多。事要使塵汙一洗空。蒲陽志堂在興化府小廳之左。北向。天聖六年太守李餘慶創。有太守曾公。夏日清心堂種芝詩。又太守徐師

開嘉祐諸刻于豐紹興二十年太守陸渙更名三瑞。舊志載是年有五色
鷁集于大廳榕木之上芝草生于後園參秀而生。濡須志堂在道院後即
舊道院基也。寶祐三年陸叔朔造堂後主廊六檻。鏡深明徹名曰中齋。左
右相向為二閣取柳子厚名永州東亭之意。左曰朝室右曰夕室。郡齋容
客之多者無出於此。涇川志堂在舊縣治之後不知何人所建。知縣林淳
詩云有來即慮我何慚。清畏人知已是貪。更散庭空無箇事。一輪明月印
寒潭。堂久廢。建安志官廨有堂曰清心。韓公元吉作。曾公吉甫跋有詩。今
銕于壁間。謝公伋所作南山記石刻見存。保昌志堂在州小廳後瑞相堂
前左偏有齋曰坐嘯。右偏有屋貯書板為印書局。郡守林殿聽訟決事于
此。主簿余信王應復照壁朱印書局。今移本書至司東壁。永新志知縣
廳有清心堂。皆趙不愆置今廢。安福志主簿廳在縣門內之東有清心堂。
乾道七年陳謨所創宋黃震集撰萬載縣尉銜清心堂記。萬載縣尉秦
君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半面雅而書部絡繹過於平生懽
宦臭味之同以余為可語者歟。余既叨恩司舉持行君又貽書謂尉廨久
權前尉皆莫之居今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願為記。余於是益有以
覩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鄙絡繹非世俗翕翕熱矣然六經無清心之說。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十一

謂心當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子謂省事不如清心宋璪謂
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患天下事繁多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
言之。尉居百僚底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
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以尉吳門事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
如麻余雖不能清心以省之亦嘗清心以應之上惟知有皇天下惟知有
百姓惟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亦除就條理由是知清心以
省事者也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
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子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名南
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黃震記。國朝朱伯賢白雲
菴清心堂記。鄧陽生過嘉興縣大夫高昌用和之清心堂。大夫曰主人
之始受衷于天心寔主焉清心之要某未之察也敢請生曰在昔大道率
世聖神御極事功已著其傳心者吾弗能聞也。大道既隱教政下焉托空
言以明心法予又奚知大夫曰子切勿讓幸教之。生曰心也者知也天地
之仁五性之藏人之神明也。思存於幽則其顯焉。道藏於密微莫甚焉。出
入無旁孰操其要。美惡不形。孰測其發聲色不睹孰過其正。約其情空其
欲清心之要與是故蹠淪不至茅塞之患滋。縉熙或聞光明之弗章心欲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〇

清得乎。古之君子，道誼以爲興，禮樂以爲馭，別聲知味，辨色息爭，以爲生之味不知，則嗜生，色不辨，則邪生。聲不別，則淫生。爭不息，則害生。修七情講十義，崇信讓以正君臣，薦父子以臨人民，以和上下以交鬼神。君子之清心也。庸有一息已乎？是以擴焉太公，動靜不違其則，事物之來莫有能遁情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饗處，閨庭則順而雍，登朝堂則協而恭。施邦家則和而平，達之天下，蠻貊則於變而咸寧。心之用不既清矣乎？此堯舜湯武周公孔子，由此其選也。精一不二，恭已無爲，以著天常。示民有則，是謂昭昭，如不由，在勢者長，在卑者狹，是謂昏昏。大夫其聞之矣。吾聞大夫宰劇縣，設制度均田役，尚仁賢爲之民，光有所養。壯有所試，幼有所字，課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歸。男職而女時，家脩而用聚，教行而俗易。杆完冠鼓不作，歌誦以形。清心之效，莫此爲著。予言其何以尚之哉？大夫曰：子之言至矣，盡矣！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敬受教清津渠清心堂銘，并序。

大中祥符改元之明年，真宗皇帝嘗著七條以戒群臣。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爲喜怒愛憎所遷。則庶事自正。斯堂之設，高明奧壤，豈獨爲燕寢自安邪？蓋朝夕於此乎治事也。故以清心名之。庶使居乎下者仰觀聖訓，知所以自儆云。知縣王朝俊銘曰：百里作宰，持心貴平。一喜一怒，奚性情通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爲山水役，一溪長照雲霜侵。叔用曰：寺前之溪，發源天目，即錦溪也。下餘杭即爲苦。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趙資道詩燕坐都忘俗慮，縈小橋橫截跨幽亭。連漪池面銀開鑑，篠蕩庭心玉展屏。桃李並蹊春競麗，檜松公徑歲長青。我來每覺塵心豁，客至還同醉眼醒。喻良能詩雨餘池水淡泠泠，霜後梅花照眼明。題作清心知未稱，此心元自不須清。宋梅聖俞詩寂寞外物亂境，清心亦清。彼皆居深谷，此獨處重城。夷齊食薇蕨，千古首陽名。元楊叔圭詩清心老人已仙去，家人洒掃清心堂。清心養德生百姓，後世有子如圭璋。其子才仰登進士第，君不見深中多數阻城府，自謂萬事能周防。撫摩童稚涕泗滂，身後世結號風霜。清心老人思之詳。王惲詩紛紛萬變，一心微止。水能登見是非，客去妙觀尤有得。滿簾春日靜朝輝。

敢徇情，如權稱物無私重輕。聖有明訓，仰用遵承。蘇東坡詩：濂會寺清心堂。沈曰：今在無量壽佛閣西北。注：照大師房舊有石刻。今亡。南郭子綦初喪我。續曰：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西來達磨尚求心。李曰：傳燈錄載慧可謂達磨曰：找心未寧。乞師與。師曰：將心來。與汝。子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矣。師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悟道。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爲山水役，一溪長照雲霜侵。叔用曰：寺前之溪，發源天目，即錦溪也。下餘杭即爲苦。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趙資道詩燕坐都忘俗慮，縈小橋橫截跨幽亭。連漪池面銀開鑑，篠蕩庭心玉展屏。桃李並蹊春競麗，檜松公徑歲長青。我來每覺塵心豁，客至還同醉眼醒。喻良能詩雨餘池水淡泠泠，霜後梅花照眼明。題作清心知未稱，此心元自不須清。宋梅聖俞詩寂寞外物亂境，清心亦清。彼皆居深谷，此獨處重城。夷齊食薇蕨，千古首陽名。元楊叔圭詩清心老人已仙去，家人洒掃清心堂。清心養德生百姓，後世有子如圭璋。其子才仰登進士第，君不見深中多數阻城府，自謂萬事能周防。撫摩童稚涕泗滂，身後世結號風霜。清心老人思之詳。王惲詩紛紛萬變，一心微止。水能登見是非，客去妙觀尤有得。滿簾春日靜朝輝。

心堂

陸游南唐書本紀。後主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榆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

興之際。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復出萬人研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陳後山談畫。

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彦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二千餘卷。有建鄴文房之印。後有王者皆牙校也。能改齊

漫錄。南唐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爲清輝殿學士。列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云。澤川志許端友爲僧肇知山作法相澄心

堂記。禪林梵利摹布天下。方袍之士持一鉢一鉢。放意於林泉之間。飄若白雲初無去住。雖曰達觀。而未能澄心者也。肇公知山則異於是矣。當年初落髮。謹持戒行。爰住法相幾三十年。一樣一桶。革故鼎新。護持教法。永不退轉。蓋有不可思議之功德。爲佛弟子之志固已堅矣。作大因緣之事。亦已成矣。形可佚而居也。足可收而趺也。中心之所存者。亦湛然常寂也。迺闢寢坐之堂。而名曰澄心。且以示其休止之意。不亦善乎。一日。猪先生管城公從事於堂上。猪先生曰。萬慮擾擾。皆萌於心。六慾七情。未免牽制。如之何而心可澄哉。管城公曰。噫。吾聞萬法本空。一塵不染。心未嘗不

永樂大典卷七百四十

十三

虛而清淨而明也。慾或汨之情。或遷之則煩惱。自生忘想。皆作昔之澄者。今且濁矣。或澄或濁。在己而不在于物。要在守其淵源。反歸其本。可也。肇公知山了悟此理。方且游於斯。息於斯。默生焚香。反觀內照。毗盧境界。舉現目前。譬如一淵之水。風靜波息。眉髮可鑑。不濁不擾。而常自若也。澄心之意。豈不明甚。褚先生曰。唯。請記其事。予暇日亦登斯堂矣。管公面目果如枯木人也。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揭名之義。殆不虛得。於是據管城公之說。而爲之記。以示觀者。紹興癸酉十月望日。無爲許端友記。國朝錢宰臨安集澄心堂記。臨安張仲子賣藥于錢塘北市。仲子天性沉靜。往往以所居在屋市上。塵坌之氣。得以滑其心焉。作而曰。人亦有言。特爲心監。莫先於水監。於是乎東走江。将以監夫水。馬則渾水溝溝。風濤爾蕩。之魚鹽之氣。日翳于目。心不得而靜也。既又西抵湖。將以監夫水焉。則穢流活活。汚潦爾。滑之濺。嗟之聲。日接乎耳。心不得而靜也。仲子仰而歎曰。二水也。顧曰。激心。庶幾據吾耳目之官。以養吾心焉。一日。仲子絕江而東。謁余舍下。請余作激心堂記。俾知所勉焉。余因握手告仲子曰。嗟夫。心之者。神明

之舍也。其靜也虛其動也靈其寂也不察其感也不測。方其命之於天也。其清明專一之體固無不全。惟所秉之氣不齊。苟不知所以養之。則利欲得以滑之。聲色得以惑之。清明者或濁之。而專一者或駁之矣。信能加漱治之功。俾復全其天則。方寸之間。明明乎天地之府也。炳炳乎事物之鏡也。昭昭乎古今之鑒也。皎皎乎理義之淵藪也。淵淵乎表裏一致而洞達無間也。冥冥乎物我兩忘而俯仰無愧也。仲子言能以一勺之水而漱夫心馬。必也一物不接。一慮不萌。使涵泳之久。浹洽之深。則心與理融。水與氣并。湛湛乎。淵泉之靜深。炯炯乎。性字之澄澈。吾不知心之入於水馬。水之入於心馬。心與水殆無不數矣。仲子其歸而燕坐。激心堂上。仰瞻太虛。俯暨秋水。天光落淵。寸心如瀆。而理之妙洽。乎淵泉。則澄心之道得矣。仲子其歸監而諸水馬有餘師。仲子名其室。字宗禮。宋黃裳詩。澄心堂上閒來客。水與心同。誰見得。微風不動波瀾平。無礙空中秋月白。沈蓬雲裳編和美叔詩。已悟無生杜世機。誰能操筆更題詩。平居赤軸粗有過。老去長齋不強持。燭焰色空群可計。紛紛多事豈煩知。有人欲識澄心要。但問君知我誰。爲**淨心堂** 宋陳邕記 嘉定二年冬。余起家守巴陵。越明年春。有詔奏事之鎮。士大夫迎勞于塗。咸曰。吾最福國也。而後

間靈液感沸潛與湖通半壁其形有盈無涸平出圓互翠篠周繞蘆葦
鳴鷺翔集靜對凝碧冷然如浴沂而濯滄浪頃襟滌空俗蓋辟易不知
此身之爲吏而此地之爲官府也故持於二役爲加詳浮光舊規雖偏而
地勢劣容數椽又當寒煦之衝姑仍而葺之野泉則木老多腐不可棟柱
乃撤而一新焉爲堂三楹前飛欄以瞰微瀾後闢室以蔭清樾既成而春
始平首奉親輿以落之繼是客至必偕觴詠終日舉網不能去已而笑曰
久矣昔聞之不遠今見之因歌杜少陵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之句更
名曰淨心堂客或問淨心之義予起拂其手拊危檻而立百慮一洗相視
而笑曰得之矣

平心堂

瓊臺志堂在瓊州府郡治之北王守齋移之山陽志堂在淮安府通判廳之西亦名

西廳與地紀勝堂在昌化軍郡治吉州郡志堂在郡治小廳之北宣和四年太守陳城置赤城志堂在天台縣宅堂西淳熙三年令薛洪建臨川志堂在設廳後嘉定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林改曰思政寶祐二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臨海縣志堂在廳西仲剛詩云一泓不盈寸天地同其流微風相傾欹浩浩懷山丘半馬已不辨况能鑑微不我欲稱物施舍是時安求元割將孫養吾集平心堂記項君

時懲之堂以平心名未嘗自以爲名也而友朋稱之鄉黨信之以爲深類其爲人因以名於堂以諭於予曰何如前脩之齋平也嘗取於舟舟之過重乃得其所以平若移左置右其偏一也諸葛公開誠布公獨三嘆曰難平者事也夫使我不得以安於平者非我也物也我欲爲大同彼固與我爲立異我欲無彼此彼固與我爲叮哇平之不能以直遂爲吾心之累者皆是也雖然此勢也勢之所起者不可挽若吾心之所爲平者皆不在是也予嘗慨然於世之論平者也往往以平不平者爲平雖古今豪傑功名建立快意於一時而成名於百世者皆不免於此雷霆風雨之驟至必有偏枯而披靡者江河之浩渺蛟龍之洶湧所遇而有不獲其所者也平之道不如此平而至於心則如水之不波萬頃一碧千里如席微瀾無驚神惟俱息又如春之方震朝光蕩漾山明川潤晴薰芳艷著物欲醉蓋一念付物而不動於心物之至吾前者不將而不迎過者如委順感者如觸虧心平至此不有足樂者乎嗟乎世未有知平之樂而求樂於平者平而非吾所謂平也萬鐘千來之祿不如退食之從容河傾海赴之福不如無事之安樂平之樂不獨其可味而平之福固未有能知之者也心如是則福如是矣老子氏以不爲先爲實而然然如春之樂如在世外吾夫子老矣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〇

少懷之氣，象所以與點於春秋之趣者，亦以其有相似然也。予推平心之樂，其平者於人事世故之間，而極之於心，宥學問之外，觀者不亦有省矣乎。平心其能領此樂以安此福者，不以予言為異於他之言平者也。宋王會之詩，洛龍負圖錫神禹，其子陳範畀周武。九疇自天倫既叙，嚮用一以壽為主。人生富貴何足數，最要康寧安厥處。爾其好德全付予，惟皇之極必福汝。君侯有德存此心，居官居家堂兩銘強弱人已無留情。湛然方寸如砥平，萬萬庭璽雙超庭。指此良方垂後昆，信受奉行不敢輕。宜爾子孫皆千齡。

知心堂

宋洪平齋集知心堂記

孝宗皇帝以盛德大業，紹開中興。仁不異遠，視坤維戚休，如在陞極間。邇淳熙丙申秋七月，制詔晉原李公蘊以倉部員外郎總蜀賦，望選也。未上，首奏利路和糴為民害，假臣三數月可永除五十年病根。為國為民之慮，目無全牛矣。尋奏易之裒多益寡，書之懋遷有無皆深寓理財至計。臣願於經費中撥盈虛，歛散之宜，酌緩急先後之序，通融排幹，劑量取予，盡變抑配舊法。官自與農為市，不虧豪忽之價，不取圭撮之贏，而軍不乏餉。民不加賦，其條凡數十。其大節目十有一。反覆熟究，皆經久實利。惟少寬轡策，俾得其愚。上大奇之。詔制置范公成大同詳度，又詔度支郎周嗣武就

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

十六

農利害，悉奏所請可施行。公以聖主難逢，時變易失，亦連上奏，領任責辨。集其議，三閱歲而堅定。案全蜀飼道歲，大約以石計者一百五十餘萬。中六十餘萬斛之邊氓，量家業以定均敷之數。召糴實強取，民不堪命。恐告轉聞，皇明洞燭萬里。一意任公以寬西顧，奏始上，非惟九重難之。公卿大夫皆難之。蜀之切於解倒垂者，亦莫不難之。而公見定守萬機，慨論列不少折。累書與同列辨難尤力，訖如始議。官糴民槩，價與時為低昂。遂過謹超聲負繼屬，聲氣不動而軍餉給。九州數十萬戶，踴躍呼舞。始知有生之樂。家祠人祝之，迨范公入參機密，上問蜀罷糴可久行否。范公奏以身保之上。悅曰：「是大不易得。」錄倉部郎再進大府卿，且嚮用。遽以不起聞。當寧憐惜，特予遺表恩。庶官所未有也。前是倉部論言有心乎愛民，朕實知之之語，越五十年，其子昌州守瑞，據知心名，所居室修聖賢際遇之盛。示世世子孫以無忘先烈。書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父。曰：「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可牧人民之心。知人安民，所以為一事也。方公領餉事，上未嘗識其面。朝虛相位，中莫有主之者。蜀世將怙勢，各擅兵權，虛實不容問。而制閭初亦未即手。

是議章前後上者十有三。璽書下尚書報可者八。變而通之以盡利。至于今嘉賴公獨恃上之明。上獨知公之誠也。此誠感動。豈一日之積哉。昔爲小官所至。以惠利著。西憲邊防十事之奏。權牧馬政七害之奏。興元歲旱。色糴關隘。守兵之奏。康濟一念。勸切諸身。指陳利病。明白洞達。上久已心屬。至此簡知。益深。雖婿將詭辭沮撓。而宸翰勞問。至再洞然。不疑君臣之際。毫髮無遺憾矣。趙充國奏也。因便宜。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十五。最後什八。宣帝既報將軍計是。猶兩從破羌。彊弩之畫。未為深知其心也。上之知公。曠千古而一遇者歟。然公之遇合天也。非人也。初建議罷糴。關內梁洋諸郡旱而雨。關外階成西和。鳳皆大有年。糴價大減。天知公之心矣。此心上通於天而天知之。君其有不知者乎。人臣患乎此心之不盡。不患君門之遠。天之高也。某日宣于蜀。賢士大夫多為誦賓。政黃公裳漢中行。及罷糴行。謂雪山可磨。汎江可竭。阜陵之德。公之功不可諱。且感今懷往。未有已也。昌州以廉寬守家法。進進為時用。嘗察有雅好。輒為梓所聞。以詔蒸彝鼎。吁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世光顯宜矣。夙興夜寐。母奉爾所生。尚益懋之哉。

公心堂

元姚申伯記。至元三十一年春二月朔。廣平杜公來主新昌簿。未至數月。邑人相傳。將

木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十七

有儒者薄斯邑。至果儒也。衆相與改視易聽。以為前乎此未始有儒而薄於斯也。一日大書公心二字于便坐之室。為之銘。觀斯扁。讀斯銘。莫不咨嗟。敬服曰。公者天地生物之心。而薄於物者。人得是為心能克之。則民物皆吾胞與之同。天地皆吾氣體之塞。大哉公之為心。其不可勝用乎。然有是心也。則有是政也。公至之日。邑有獄不承。乃悉弛繫檻榜苦鉤撻以理。不費辭而情得。民復有二人各以兒死誣所怨。其一廷訊其無實。叱去之。其一覈其訴。杖之。由是信服。不敢為欺罔。嘗以事至邑之新安。屏吏卒。雇一條。俾朝夕聽講鄉校。庶幾循省漸染。群少感激。願盡改所為為良民。越三月。意有所不樂。即移疾。真里尹屢造卧內。強起之。卒不肯起。卧病百日去。奧里。賢尹也。才尹也。獨喜公喜公廉平而儒者與己合。蓋是邑敬重儒道。自與里與公啓之。近世人歸儒道為迂而不切於用。觀於公之為政者。殆未可以為儒道鄙也。鄉校之士。稱頌嘉績。命申伯記斯室而著之。申伯曰。公生明。荀子篇也。公則溥。周子書也。是皆發明心要之切者。公儒者於斯道素講而有得矣。惟明則無所不通。惟溥則無所不偏。其於前數事。特如抽

練之緒。才見其端者耳。要未足以盡儒道之大。公心之用也。他日以是明而溥者大用之。其所就不止如今所觀。恩不斂。尚當此筆續書于斯記後。

公懋明心堂

宋梅聖俞詩陳雖已先嘆。卉木華漸歇。俯檻弄條枚。之哉。明心堂。此心悟生滅。上人本高貴。季父踐清列。而能厭世紛。

樂坡方外說

立心堂

廬陵志。廬陵學在城東隅。講堂名

立心堂。乃宋須溪劉辰翁書額

誠心堂

三山續志堂在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公廳之北。至元二十年。右丞蒙古瓦達創。

潛心堂

深水縣志。縣後廳爲潛心

堂。宋謝無連詩。潛心便是覓安心。立雪何煩問少林。羽扇輪巾足客眠。蒲團禪板坐更深。要先舟壑藏時悟。莫向風幡動處參。試決教舉雲一寸。與民三日作春霖。**寬心堂** 宋歐陽守道詩。爲琛上人題。今日有心還有累。當來無窄亦無寬。難將世事眉雙皺。盡付塵緣指。一彈煩惱不從生處有。應酬都向夢中看。不知向去寬多少。萬里秋空孤月寒。

畏心堂

宋文天祥文山集。書畏心堂。德從

取其家橫渠。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

家法。稱賢士大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

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悅心堂

薛仲止詩。擾擾利名從。鬢鬢霜雪侵。要知充此性。即是悅吾心。有道境常裕。無營味寂寥。

深紛華安肯羨。出見更酣沈。

會心堂

宋韓淲詩。胷中有天遊。寓外可偕杯酒得流行。放意而伸眉。茲辰我陽春。溪水多清姿。岸柳已青青。山花更輝輝。當筵主與賓。談妙尤克諧。雷聲忽送雨。雲風動情思。由來理性真。肯計志願違。松柏獨也正。造物付之誰。歡笑酬座人。長言其勿憇。

虛心堂 薛仲止詩。建也。多有題詠。韓琦真。肯計志願違。松柏獨也正。造物付之誰。歡笑酬座人。長言其勿憇。

虛心堂詩。余嘗愛此君。中虛外有節。手植數年間。萬載競森列。爲堂於其中。一境遂清絕。雖歸臨本邦。事宜免羈縛。不得時相親。固負好風月。方將乞殘骸。就第養衰拙。孤懷造堯闊。直氣卷金闕。終日對嬋娟。卒歲伴高潔。春來忘芳菲。夏至失炎熱。秋深交嚴霜。冬暮狀積雪。居無一不宜。肅做連塵蝶。茲樂期誰同。實係長者轍。相從挹天真。共詰到禪悅。譬篤翁冠。聳拉筍犀株。折乘醉卧踰影敲。王應仙闕此志虛。未遂對酒方輕別。

賞心堂

輿地紀勝。堂在光州。乃舊堂名。今斷碑

中有茹金芑賞心堂記。而無年月可攷。宋

鶴山集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含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母云不脫

萬目攸睹母自菲薄可舜可禹徃古匪前來今匪後今吾子遠有聞于愈乃以古心扁諸壞堵古前之今今後之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流淳俗有隆污心而古今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實厚文毋問於予請研諸慮

得心堂

鄱陽志堂在東廳之北舊范仲淹名玉芝今史定之移其名於城上之堂更今名取吳芮得江湖間民心之義龍泉

志趙蕃詩爲龍泉令趙舜徒題誠能得初心何必返初服有以固中焉不湏防外逐

得初心堂

鄆州志宋

劉坦得初心堂記 衡南入嶺且半荒嶂密葦漫數十里無發煙怖水忽渟清瀉東注而下瀟湘攢峯脩蔚中聚茅舍百餘為邑曰永興俗悍以輕撫字夫宜則峒落往往擾動領邑者常不樂至馬至者亦不堪其寂官舍朽敗傾欹苟歲月代去弗治丁君爲之宰始至觀溪山澄深松竹條茂憶韓句欣然得讀書之趣乃闢縣齋以得初心名之而屬坦爲記竊惟學道愛人求諸心也有社有民何必讀書自仲由已有此論漢以後未甘心俗吏者亦不過借儒以飾治詩書之澤不及於民豈但爲一邑嘆哉今之令奉期會急賦租目不暇涉書心之存焉者寡矣長於斯者事簡以暇終日

對松竹吟誦其間是心亦可以求矣雖然人固有是心也心固有是初也勿失而已耳求諸極上玩物喪志惡在其能得哉若必有得於書之外者君名濂清江人五世爲儒皆擢名科號月橋丁氏嘗扁其居曰紹志仕焉而心不失其初自謂得家傳之學云淳祐四年歲次甲辰九月己亥朔三衛劉坦記廬陵劉洪範

素心堂

元劉申齋集爲廬陵郭圖南素心堂記 素心堂者廬陵郭適圖南

讀書之所也初圖南其先人樂南村山水而居之自號南村老人圖南因取陶詩語名堂以示繼志且求余記余惟圖南學古之學者其知素心也審矣何以余言爲於是余友羅啓初方爲圖南請則與之言素曰昔者舜若將終身於飯糗茹草與若固有於衿衣鼓琴皆此心也昔者夫子飯蔬食飲水此時此心烏魯列寇墮三都却荼苦此時亦此心於陳蔡於宋於匡此時此心使夫子蓬居處遂浮海此時亦此心是心也惟曾點春服童冠浴沂詠歸近之啓初曰子之言美矣淵明疑不足以與乎此余請謂啓初言淵明樂莫樂乎湖明然湖明此樂不過飲食起居之內不在淵明一身之外則猶點也何以知之以趙蕃春賦時運知之夫淵明固嘗爲州祭酒不辭矣至於主簿召則不顧又嘗爲鎮軍建威參軍不辭彭澤今不辭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〇

矣。至自免去官。璉公因不及櫛。亦不願去家八十餘日耳。見稚子候門而喜。松菊猶存而喜。有酒盤樽而又喜。流憩遐觀。見飛雲歸鳥。無不可喜。至於尋壑經丘。見榮木流泉。萬物得時。尤可喜也。然後登高而嘯。臨流而賦。爲。雖悠悠浴沂問詠。以歸不啻過也。夫曾點行不掩而志及之。淵明學不足而趣有之。皆素心也。圖南守先人丘墓。與因廬以老。可謂棄其位矣。由淵明而遡曾點。由曾點而遡夫子與虞舜。又得其心焉。此圖南之素學也。以是繼志。使後之繼圖南者。世無忘。將南村山水。世有無涯之樂。南村之人。有不爲郭氏幸領之者乎。以是爲記。

元劉將孫養吾集見心堂記。天地之所以異於人者。無形體之累也。而美獨有心。人心之不同。所謂不可知者也。人者如不可知。而天地者乃可見。然則非也。聖賢之心。與天地之心。故指其可見者以啓後之人。夫豈獨見其心而已。其隱其曠。深極而幾研。其主也。與之同流。故曰乾者。天之性情也。性情猶可識。而况心乎。天地之心。一言而可以盡者生意也。然生意者不在於春而在於冬。聖賢之所謂見之者。不以奉而以復。復之所以爲心者。以雷不以乾。而復之爲雷者。又潛於地而未升於天。吾嘗求是心。於陰陽升降之間。而知天地之不得已者。往往而如人也。造化莫大於陰陽。

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

二十

見心堂

而陰陽之極爲水旱。水旱之亢若恒。所以變動而開闢之者。莫神於雷。而其事亦勤且苦矣。夫水陰極也。方時茫茫而濛濛者六合而一。雲其蘇蘇隱隱亦欲被重霾而舒陽。未然沈冥之氣。陽而在下者。逾積則或不能以出日而適以增雨。夫旱陽亢也。如惔如焚。片雲者興焉。或陰不足以敵火。辟歷之所回旋。常五合六聚。垂垂欲澍。而一離一散。卒不能爲霖霖之潤。當其驅風走電。傾河倒海之不足。而寂然悄然。亦若無可奈何而聽之。若數蓋天地之心。於是而可感。而復之道。亦若是矣。閉塞之不得不。然陰陽循環之不可以已。猶水旱之不能以違平也。天地豈欲以陰陽爲人間。冷哉。直一氣之積。偏勝者有所不免。而入於過。及其過也。天地之力。不能使之圓。而雷者。不嘗不經營。是間此所謂心也。復之爲道。非失而後爲得。無謂心也。古今運數之推移。治亂之反覆。仁人志士之所爲。驅馳展轉。聖賢憂患之所爲。不改其操。亦以待於茫茫。俟百世而不惑者。皆有見於此也。微此心。亦且無以為此世。豈獨雷也哉。吉文劉見心。爲厚學者也。天地陰陽之理。無不講。風霆志氣之妙。無不通。於盧舟羅公爲師友。潛心合道。出入神。以見心名堂。四方歸之者。如盧舟。吾嘗連日夜與處。靜慮而不移。

沉深而純守，即其脩於中，養於中，有以爲之本矣。是堂也，吾先君子湏溪先生書之，許之記而未及作也。問以屬我，抑君之所見，君所自知也。猶不可以言傳予也，敢與之哉。予言特得其所可見者而已。於其不可見而見者，亦不能得於言也。昔康節伊川談雷之起，而曰：起處起人皆以斯言已得其微。予獨疑三語也。如有所不及竟也。知天地之心之所起，則知雷之所起矣。而復者見其心處也。人非其所以起也。君既深於其理，而知其情狀矣。必見其所以起者，尚猶從君於斯堂之上而講之也。君名朝瑞，字祥叟，世家吉文之江口云。大德十年丙午下元壬子。

洗心

曹謝詩 興地紀勝堂在江陰軍君山寺。曹謝呂天策有詩。僧仲殊亦有詩。

移松影上僧窓。山泉漲起潮三尺。野老釣歸魚。一雙更待練光斜。纓日坐看金斗熨秋江。呂天策詩鳥鳴山更幽。吾廬一甌。大暑氣日焚燒。肉山漸欲惟性命。那可保。華堂納虛明。結屋上林杪。板聯此間來。乍喜脫伴擾。斷紅錦連卷。驚區玉顛倒。晴沙四十里。一日坐可了。將歸復班荆。更逢江月皎。何當製芙蓉。唱棹入魚鳥。憚暑發百嘯。飄然念遐征。顧欲控溟渤。與世湔煩蒸。並舍松桂合。翠光浮棟樑。時時厲清響。管磬琵琶等。數床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二十一

蔭其下。斷竹瑩寒冰。自足當兩部。妙處詎難名。候湯淪葵月。欲赴松風鳴。詩成定清切。已作寒蜩聲。携手日不足。暫整心已懼。况復共理策。相從山水間。晴江照遠岫。曉鏡堆煙鬟。玄蛟忽洶湧。大浪堆銀山。吾郎氣吞納。爲之髮衝冠。詩材入意底。妙斷寄毫端。我衰如病驥。楚蹕那容攀。且乞置是事。不誇循刀鐸。登山午未飯。已覺疲發脰。飢腸轉空雷。圓頂已三請。爲享玉龍雖噉嗟。辨湯餅。顧非大擅越。勸勞久逾敬。晚鶯玉色醪。鱗甲黎。撩雜結屋桑柘幽。翁婦顛相喜。占風知有秋。吾儕拙生事。腹果即無求。年豐預有託。一飽不難謀。鍾鼎固樂矣。其樂如是不。未可議鵝鷄。冬盡消搖遊。人爲揚中正供奉題。閱閱盛山西。朱門颺戰衣。雅知名教樂。深吳宴。遨非一室。繁書溢三年。看闊異時論事業。肯復讓輕肥。僧仲殊詩題君山洗心堂。朝隨初日上。烟沙極望淮南。樓心堂宋蘇子美詩于心克塞天壤間。豈以一物相拘。閑然於一物無不有。遂得此身相與閑。上人構堂號棲心。不欲塵累相追攀。今灰案木極清敗。雖有善迹。輒自刪。予嘗告然無

所掩與予異指亦往還卷舒動
靜固有適期於達者誠非艱

在長汀縣正廳之東

嘉熙間。率未起元初

廣心堂

溫州府志堂在郡治紹興十六年建

印心堂

永新志知縣廳有如心堂
在縣治之西隅臨汀志堂

如心堂

宋

忠定公集印心堂序 右文殿脩撰羅公既以家所藏佛菩薩書五千四十八卷於寶峯柄雲禪院建大寶藏莊嚴安時轉大法輪使見聞者無不蒙益以作佛事又於城殿之西相地奠壇構大經堂集諸淨侶同閱祕典規模宏深廣博嚴麗雲山妙色泉石清音長在耳目助發賓相誠勝事也堂成以告梁谿李某曰子具爲我名之某後進晚學不足以知佛法深意辭不獲命則爲之言曰昔菩提達磨得正法眼藏於西天祖師而來震旦爲第一祖其法不假文字直指心源無諸修證見性成佛宜於經教在所捨弃乃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付之二祖曰此經可以印心祖傳授以爲心法是知禪教相融初無二門心語相印亦無二法豈特楞伽四卷爲然哉諸佛菩薩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大千經卷德萬句偈自然演出無量妙義以我所得正法眼藏透觀佛語及菩薩語譬如以印印泥圓模點畫脗然契合然後乃知心外無佛

周編法界同一真體第一義諦何以故文字言說皆解脫相無差別法故以是看經是則名爲具看經眼今右文公深植善本信根堅固了達諸法深妙之義超出世間得法眼正而能慤懃教典建藏構堂與具眼人結看經社精進勇猛無復疲厭豈非以經印心如菩提達磨之所謂乎伏請名堂曰印心堂某既已名之又序其所以名之之意默于

公且告後之學者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謹序

約心堂

宋

儀可青山集約心堂記 起東周取昌黎復志賦語名其讀書之所曰約心余問於東周曰子知昌黎復志賦之所由作乎子樂甚昌黎何能及也東周未達余曰復志賦之作也昌黎從隴西公於宣武意必有不得以行其志者故其爲此賦自述平生坎窪屢落無所不至其詞大槩娛貪安之汙濁憲此志之不脩而曰苟不內得其如斯兮貌有不食而高廟吾然後知昌黎之所謂約心也君子讀書爲士莫不各有一初心自古聖賢出處矣能愛富貴而食言乎雖然一行作吏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異時入幕視案牘引筆據理呵舌銜袖進大吏不可其意不得不小圓互意終日鬱然不樂遇事欲慷慨論列顧孺人稚子咿嚦涕泣止雖守道君子不以勢

權私昵動其心。然而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蓋雖強如退之所謂不食高翔亦何嘗盡行其志。任宦累人從古則然而況吾世。今吾東周幸脫糲舉之累。而無任宦之後。堂有可事之親。案有可讀之書。浩然俯仰豈不可以得君之初心。故曰若樂甚曷黎何能及也。君讀書為士之初。所與此心約者何事。豈非欲為聖為賢。豈非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雖未得以遂無善之願。豈不可以如獨善之約。願君夙夜無負斯約也。與心約而負之。對鏡窺影。必有巍然于其面目者。此即心之我責也。今世豪傑若若決非我與秉周所可徒手得。幸而得之。必有負其初心者。故不為秉周願之也。秉周起謝。

此心堂

宋趙儀可青山集此心堂記

自有一

天地而此心行乎其間矣。傳有之。人者天地之心。均謂之人。則人人皆天地之心。自羲農皇帝堯舜以來。所謂開物成務。所謂位天地。育萬物。人人皆當視之為已。少事顧用之。有大小爾。吾鄉鍾君瑞伯醫士。名其堂曰此心。瑞伯此心。即自有天地以來此心。書曰。欲並生哉。天地間有一人焉。不得其生。於我心有戚戚焉。古之聖賢。所以皇皇汲汲為斯人計者。凡以自盡其心。而非為他人計也。充此心也。以為醫。即何暮夜風雲之敢辭。何金錢豐約之敢較。瑞伯挈此心以名堂。天之明命。粲然心目之間。所為發深省者。多矣。自古聖賢之經世。皆醫也。走之世。患在洪水。禹醫之。夏禹之季。患在無君。湯武醫之。周成王之時。患在戎狄猛獸。周公醫之。春秋之患在亂臣賊子。孔子醫之。戰國之患在楊墨孟子醫之。皆此心也。自漢唐以後。雖號為賢君相者。亦不過隨證施治。以偷目前之安。而千百年長治之計。莫之省憂。此心不盡者多矣。吾為瑞伯記此心。疇疇及此。欲君知此心之體之大。益充而盡之也。吾老矣。所謂聖賢經世之事。無復夢見矣。顧自少時。亦嘗有志於岐黃之書。而未得其說。旦夕當升瑞伯之堂。叩心法馬。故樂為之記。

一心堂

國朝蘇平仲一心堂記。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闢惟盛。水闢之族。則蓬原兄弟。家良蓬原之諸父。出分大矣。至蓬原任其家。乃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于一。田園之異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同于一。奴僕之異主者。聽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甫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為蓬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〇

數見馬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以共主。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耜。執篋闢牆。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為難也。育家者知率家。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為心。猶知為之三十六幅。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懸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靜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不勉哉。

即心堂

宋李諲鰲先生集即心堂記

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无一家乎。而况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渙。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蓬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人同心。同此理。若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精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為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蓋珠綺幃幢。杳百寶異音。導前揮後。受種種快樂。安不即心去佛轉迷。
徐大師若於此追照內觀。便成佛道。輒莫生疑。寂子佛法不變。黃櫞熟矣。

何日出山

鑑心堂

行江後志。南豐縣尉解梅隱。西有堂曰鑑心。曰適性今廢。

葵心堂

宋

楊

誠齋詩人笑戒葵定自癡。不愁曠景空無邊。便令闌霧光難到。也則傾心苦為誰。衛足平生非我志。向陽一點祇天知。話頭試問伯休父。休父舟衷便是葵。不能報者。夫恩莫大於生之親之於予是也。報莫難於橘之子於其親是也。然則求其稱而不可得。不知所以報之。此人子之心。所以唯日不足而不能自己乎。世道淪胥人皆悖德。併倨詐語之風。情不為異。見位達資多者。衆羨愛慕。專志孝弟者或鄙閼之。高陽里潘德寧。自幼失怙。由母鞠育教誨。爰底于成人。德寧奉親愛敬。家貧不能常具甘旨。遇有珍果奇味。必懷以供母。多晒之。而予則深喜焉。以予不能及也。載觀古人。若考叔歸羹。陸續懷橘。不意茲事今日於生復見。問謁予曰。德寧卑棄於父。賴母至今日。深思厚恩。其後云報。將扁堂之北牖曰草心。取孟貞耀詩語。朝夕企以自勗。先生其幸教之。予方愧生。其何能辭。夫言。心

之聲也。因其言之泛切。足以察其中之誠偽。若生之孝。吾乃信之。爲之詩以道其志云。凡物之生。寔本乎天。人之有身。曰父母。旣天。何以報。物則不克。何以報親。如天罔極。春暉連連。草乃生之。勾萌甲坼。較芳榮益。春陽渥渥。私草也至微。至微有心。亦懷報之。彼鞠我育我。養我畜我。顧我腹我。出入復我。屏我裁害。遠我水火。自我能言。教我誦詩。我能步趨。慎我威儀。厲我儉勤。毋我怠慢。我室我家。亦百具宜。莫恩匪深。式深于淵。莫德匪厚。式高于山。匪天寔天。伊母則然。草之於暉。猶或思報。矧伊人矣。而不如草。益氏有萱。實獲我心。草則不如。美間默禽。春陽載熙。親頰載怡。壹有清酒酌言壽之。天監慈妣。錫之壽考。錫以壽康。錫以難老。錫之百福。亦淑我後。北堂有萱。葉竹猗猗。孰登斯堂。視我銘詩。國朝鄭居貞詩。草心堂爲潘子清賦。我親寔如天。我身譬如草。每懷鞠育恩。始天曷能報。春草何依依。春暉復暉暉。我心獨何如。曾不如春草。匪天無以生。匪親無以保。何以報親。恩顧言長壽考。

千載心堂

元蘇天爵滋溪集序。富萬古。民生如林。道之全體。寶具此心。唐虞三王。於禮元聖。精一相

傳。爰及恩益。孟氏云。歿道其遠而匪道遠而心焉。外馳周程。勃興克嗣。鄒魯其學。伊何敬焉。之主。一念之善。千載同行。毫釐有差。千里異途。卓哉楊

君然居靜室燭燭

求放心堂

同恕詩華構深局百貨儲。主人終

靈臺宇之勿失。
歸來似

雲無心堂

宋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至太平

心

昔無。

逸堂

宋陳唯室先生集心逸堂記
武梁侯審理於此。再易政。吳越錢某進之寶來。進之畏簡書。勤

吏職。度之事。自豆莢釜鐘銖奉校程出納。唯謹。承之事。自田稅受售布帛

精否。省視。唯謹。晨起碗碗。不少怠慢也已。且燒燭續晷。以治四方書跋。

應接賓客。授壹雅歌。執吳行酒。從容笑語。或至夜分。而官舍卑陋。無將息

之方。於是作堂西偏。以求名。余吉之曰。進之為吏勤矣。吏勤則身榮。察

其行事。危厲而進。於度者。大違。無留。立比。擗之牘。按考有稽。畫雖勞。役

首鼠。進退。衷。四顧。方此時。其心勞焉。余欲以心逸名君堂。可乎。唐崔斯

立。丞藍田。痛掃溉對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曰。余方有公事。而自云

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今君畏簡書。勤吏職。亦以其餘力作堂。植花柳。鑿方

池。從賓客朋友以徜徉其上。視

二十六

在全州青

斯立。則君不負丞。不負君矣。

心適堂

宋黃庶許一屏。一榻無俗。塵。左置枯琴。右闌易。重門

不閉。誰往還。明

適堂

溫州府志石景立題。仰孝子適堂詩。善居高

月清風是相識。

適堂

踏喜幽居。懸席門多長者車。落葉滿階風任掃。

素萼

延月景常虛。因時催老何曾較。萬慮閑心

亦自如。詩酒為娛應笑我。區區懷綏宜多餘。

率性堂

清湘志堂

亦自知。詩酒為娛應笑我。區區懷綏宜多餘。

率性堂

在全州青

得柳侯仲金氏讀書遺址。迺鉏荒菜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疑其間。此以

致懷賢尚德之意。副守者不替。有引齋廬。庫稍歲衍。月益公鍤之號。榮治

與雅藏高廬。四書院相為濟等。今守趙立。未必恩復增而大之。為堂三楹。

榜以率性。而移書于翁曰。願有以告於邦之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世

適忠定為政。專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習聞之。故將與邦人共明此道。

是敢不諾。或聞而疑之曰。聖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為先。而子思孟子以前

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問始學。例與以率性。得無後節蹠等之患

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於毫。曰。民有常性。周武誓眾于盟津。曰。人為物靈。

凡皆立國之初。以是為群言之。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所以

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源。四端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爲性云耳。曰成性生存。道義之門。則人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易之爲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之篇。據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德。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諸誓之首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爲教。吾既得聞矣。其在學者。則何如其爲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犧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惠心惠心。則剛以行之。大惟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復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蓋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四十

二十七

是故君子戒謹恐懼以下。則人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顧讀書者不察耳。誠能於諸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亦所當爲。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於是疑者舍然而作曰。惟本乾坤之體。坤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之節。吾將問諸此。蓋以復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答曰。然是爲記紹定元年九

見性堂

宋馮山詩見性堂爲劉明復題

鑑触磨即明水

月記
登斯清。雖然外滑銷。道在虛中生。達哉彭城公。養心浩無營。一覺自復本。妙用皆隨成。性通儒佛間。大抵寂與誠。云見非見。故執見流爲情。名堂雖取相。證實不證名。文書每業委。賓客茲逢迎。二誦本無礙。安知堂虛盈。優游寄貞賞。接引闡群盲。堂堂一開豁。凜然塵夢輕。宋韋讓詩由來迷悟盡貞如。見性名堂亦謾言。萬變紛紛任交戰。一心了了即安居。櫨花妙鳥能視處。指孤高自有餘多。謝前人爲留意。使予聊得寓清虛。有記曰。天下之理。一言而足。數之不可勝名。用之不可勝盡。而其要不外乎誠。天地日月之所以運動。萬獸草木之所以蕃息。匪夫匪婦之所以云

誠意堂

司提刑楊祖職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〇

為。皆未乎是非有異道。日用常行。非有異法。於安而已矣。運動者。有常經。一左一右。一進一退。各安其經。而天道順矣。蕃息者。有常性。一飛一潛。一榮一瘁。各安其生。而物理得矣。云為者。有常分。一飲一食。一出一處。各安其分。而人事治矣。故夫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誠之道。不可勝用。且誠者何也。不欺而已也。不欺者何。不欺其心而已也。不欺其心者何。心所不安。則為之心所不安。勿為之而已也。吾心自明。以偽故昏。能勿為其所不為。則偽去。以是寓於事而衆善出焉。以之事君曰忠。以之事親曰孝。以之處夫婦朋友長幼。無不得其當。以之獲患難。臨元生而不動。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宜無難者。故曰不愧屋漏。誠之不可掩也。或曰不然。是道也。烏可易言。當有所從入。或未之言。或求之動。一云為期於不妄。一舉足期於不襄。誠。雖然。兢兢然。無須臾之安。而偽勝矣。自斯人而以迂為誠也。人始流於僻矣。自斯人而以拘為誠也。人始迫於隘矣。僻與隘見於世。而天下紛紛乎多事。自枝而葉。自葉而條。摸擬刻畫。憔悴勞苦。卒得其似者。而誠之遁隱矣。大道與我為二。而偽滋。道與我為一。而誠著。不思而言。言自不妄。不思而行。行自不棄。其誠耶。其不誠耶。吾不知之也。書之。因覺易之深。語之樂。而孔子從心不踰矩。子思從容中道。孟子周旋中禮。皆吾誠說也。舉

是以名堂。以見誠之易易也。如此乾道癸巳李春華陰楊祖職記詩海繪章題梁歸安誠意堂詩。至誠千里應。清生一堂深。政有移風效。民無作偽心。寡辭身易治。簡訟吏聞琴。未必慙茂喜知古亦今。

真意堂

上鏡志故刑部郎中徐兢明叔所居曉善書畫人物滿灘

乃後唐騎省都尉鉉之後。有園在弋陽縣。東牟王右史元勑嘗為賦貞意堂詩。一室恐婦愁。三間良足用。積錢寬買園。此事不敢夢。弋陽千萬家。地屋接脩棟。相期生在勤。意象不少縱。飭字參不破。竟日自控櫓。設有花木山。僅作一身供。徐翁初來時。赤子不取重。徐徐汲堅俗。轔轔轉雙甕。鋤夷荆棘開。改化溪山動。十年五柳陶。慕用常接踵。徐翁但神會。跡跡不勘迹。七弦已可忘。五柳不待種。見山若舉頭。孤鴈亦須送。宋胡寅雙林集題傅氏真意堂詩。高拂落繁蔭。茂竹疏冷風。小堂尋大景。已知一畝宮。況香枝寒月碎。雪架春雲濃。我來伏暮時。山葉殷殷紅。乃眷黃金花。尚闋復哆北櫨。方池渺溶溶。遊鱸亦何樂。動影相冲融。卉木羅以差。想見芳菲。東籬叢雜。維君抱材氣。志通身則窮。和璧獻未售。夜半光騰虹。樂歲突尚冷。初建亭未空。恨我早病衰。不能卷千鍾。吾聞滌塵話。水壺瑩心骨。又知此勝景。芹溪繁硯峰。昔有遺世士。煙霞妙飛蹤。先生儻解后。問訊為我通。芝

苗不足飽。夢謝角里翁。相欺玉京路。手把青芙蓉。洪瑞平詩真意堂為永
圭林氏題。董草遷庭寂。橘花窓戶明。我惟天地性。物自古今情。元酒無
窮味。朱絃不盡聲。道從涵泳得。寬作讀書程。戴栩浣川集寄題林上舍員
意堂用其元和淵明韻。趨羸厭市寂。洗聽撫紙喧。襟素倘超越。取捨誰
為偏。卓哉靖節翁。人境得僊山。有真諒無蜃。無往豈有還。唯彼南山雲。朝
夕可晤言。山云將雨忙。山風得松喧。嗟我無用世。懶癖抱奇偏。驚鴻玷
清著。猿鶴猜舊山。羨君不浪出。悔我今空還。三復和陶什。慙謝不能言。

炊掩紫霄。十二闌干成獨倚。櫓聲風隔大江遙。江天曉霧未能開。閒拉
孤筇睨九垓。紅日破陰晴色轉。廬山如洗入闌干。重慶郡志李可
齋生意堂詩。碩果食難盡。貢機運不停。峨峨樊霜雪。依舊草青青。
先

生意堂 元韓性五雲漫藁先意堂詩為孫推官賦。聞說東萊有盛事。
百尺華堂扁先意。天光雲影開盡圖。翠蓋瓊觴奉歡醉。持陰滿
地萱作花。使我北望長嘆嗟。君侯竭來治獄市。始知盛事傳君家。君家堂
中足數醺。萬里難辭遠從宦。平生繼志當揚名。豈但猿題事輸英。人間甲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二十九

第爭長雄。蜃樓海市紛青紅。三山山色望不盡。真與此意傳無窮。桐鄉何
如故鄉好。五雲還近蓬萊島。平反喜動慈母顏。仁風暗長園扉草人間。陰
德真可居。歸來更欲高門問。却笑子公真早計。坐愁異日難容車。君不見飛鳧照耀魚龍居。向來陋巷環蓬萊。

易臣詩破鼎如鑄價萬金。古文科斗費推尋。不須更待琴絃足。會有幽人識此心。

得意堂

宋趙林詩宿故果子正得意堂

舉動簪紳。戶牖宵排燭。琴書盡拂塵。子孫為學盛。宜有起家。宋

雅意

趙

國朝石尤霖詩一室抱虛白。中襟澹無營。松桂藹幽色。几席含餘清。古
長秋樹蕙辭。閑寫籠鵠經。志恆恒自適。世紛終莫禁。焚蘭理瑤軫。古

黃婆居中繡四方。焦勞亦坐意所藏。土如燒春草不妨。今人槁項誠亦黃。
世人紛紛各青盲。我以妙語名斯堂。期君得意觀漆渠。從渠焚酣狼如羊。
君自放意無何鄉。一洗固疾。

芥

生天光漆園發藥君得嘗。宋謝道詩題吳明載棄意堂。此身聚沫無堅殼。斧
希聲。

棄意堂

工代性棄腐腸。寸田蕪穢只宅荒。玉石落落不滿屋。

君自放意無何鄉。一洗固疾。宋周益公大全集式華堂記。淳熙甲辰。今太皇太后慶
生天光漆園發藥君得嘗。

式華堂

宋周益公大全集式華堂記。淳熙甲辰。今太皇太后慶

七十於德壽宮。推恩西海蘆陵進士耿陽錢字仲授以高年賜勑品官。其子碩取訓詞式華其考之言揭名于堂。工部謝尚書謹定為之記。歲星一
周當慶元丙辰十月三日。今皇帝奉上壽聖降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冊
寶於慈福宮。聖算八十有二矣。於萬斯年慶典未央。鐵也入將升增秩之
寵戴新斯堂。○正己堂

江州志。郡都統制衙廳東有正己堂。武陵園經堂在郡提刑司金廳後。蓋取宋

嘉陳謙所書詩云。大吏更之師。其道先正己。反求力澄源。威權非所恃。建

安志。紹興中。宋發於和豐堂東立射圃。有堂曰正己。宋薛季宣浪語集。正

己堂記。城塗以北。得射圃之舊地。帶江面嶺。據岡阜而極坦夷。真武昌

之形勝也。自中興。惟武倅備諸城。汨沒苞蕪。非復往意。乃紹興己卯。詔書

閩弓兵武事。於是邑尉番陽董君。經之營之。番陽王君踵而成之。張設射

候。創新堂陛。遁走行保伍之政。因命同僚落馬。王君為堂。請名。走命之曰。

正己以為大人。正己而物正。射法於是乎取。故正己而後發。失諸正鵠。則

反求諸己。至於升降步武。揖避威儀。一本諸躬。用能不爭。古之觀德者。以

是厥有旨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則射御之旨。藝

寧足以周之。古者寓兵於農。非徒教戰而已。射御之法。使人知之。知正己

永樂大典卷七百四十

三十

以成身則天下無事矣。武昌當天下孔道。南隣大治豫章。北而申蔡。蘄黃。為姦人盜賊之淵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亦闕矣。王君洎走之為此。蓋

將發政於方兵。聯保伍之民。遊於此。學於此。閱

治己堂

宋文同。丹

永昌縣治己堂記。常人患負己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馬雖美。沃腴墳殖。蔣蓄猥然。弗特芟蕪。亦已見其報之減裂如也。其有剗鉉故高懼忽墮墮。務以不足耻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於心。卒愈堅而礪愈銘。者非賢者誰其能之。狄道李思忠。性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儕于縉紳。崇鄉巨侯。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永昌也。其處之。譬僕之視杯團。而丁之睨。二室敝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石之曰治己。修筠珍榦。羅立環擁。寒溜。袞袞渠行沼澗。茂樾清響。旦夕滿座。予忠公事既休。即來其間。其所以題之曰治己者。有首夫楊雄曰。治己以仲尼。曾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予忠其尚以我之所得者為未厭。持酣飲而飽饑乎。既蒙且晦。而又默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憲內以忠而盡乎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悔也。愚將見其勝于天。而沒于測。橫軼于四海之外。孰有

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七十子之徒也。見

屬記之猶為道此。

脩己堂

元陸子方詩為已
金壇縣志

廳事後有堂曰脩己大德三年達魯花赤阿老瓦丁尹徐克敏重建有記刻石

得己堂

元陸子方詩為已
金壇縣志

已得之以為重，喪者深可耻。與其已富貴，不如窮達本無心。安於義與命，人受命於天，顏益獨能正。

已堂

宋羅端良詩尊已堂為汪氏題

華屋成來有幾年，石因舊

好

中傳未容極口論臧否，正欲虛心到聖賢。室有圖書人自好

門無車馬地還偏，蓬州健筆人爭誦。姓字從今到日邊，元陳旅安雅堂集

尊已堂銘全尚吉為新安汪氏名。朱大公為題其榜林林生人玄精之凝，

自負及踵，天命流行君牛之身。敬共奉承曰惟事天勤罔或輕，公卿父兄。

出入攸事至於使民，亦若承祭無所不敬。尊己之謂儼然自尊，反夫良貴

擁金如抵，高位以娛。充身為僕，衆想射之誰德之榮，其尊為危所以謙者。

莫踰其卑，先獻顚顚。汪氏之執尊已緊何非已之已哉。詹華榜恩我朱子，

神蚪登天遺既在此。維汪有孫作堂言吉雲屏之山。

崎其後前豈構之復訓迪厥先爾冠爾裳毋隣而天。

自得堂

宋袁蒙齋

集自得堂銘自得之訓昉于帝堯子思孟子陳義愈昭得何所復難深

匪高洞然太空大無不包萬物皆備不曾秋毫無喪無得得之靡勞此學

不傳嗟哉振苗師

友講明樂也陶陶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

三十一

集自得堂銘自得之訓昉于帝堯子思孟子陳義愈昭得何所復難深匪高洞然太空大無不包萬物皆備不曾秋毫無喪無得得之靡勞此學不傳嗟哉振苗師友講明樂也陶陶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沈馬臣林懋

書寫儒士臣盛以仁

圖經監生臣馬永志

臣吳敬